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官一》鉤沉*

鄒濬智**

摘要

上個世紀八零年代大陸銀雀山出土的漢代竹簡兵法，揭起一波古代兵法研究的熱潮。然而這波熱潮在之後持續出土的先秦青銅器、秦國簡牘及楚國簡帛之間，慢慢的退熱。

銀雀山漢簡兵法的研究退燒，一方面固然是因為漢簡採漢隸書寫，在釋讀方面沒有太大困難，再方面是因為傳世的兵書很多，彼此對照之下，銀雀山漢簡兵法似乎也沒太深奧的哲學問題需要解決。然而若仔細研讀文本和時哲的相關研究，就會發現其中還有很多可以進一步討論的地方。

今筆者藉此小文，討論幾個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官一》中仍懸而未決的疑問，希望能發揮拋磚引玉的效果，讓出土的漢代相關兵法著作能重新得到世人的重視。

關鍵字：漢簡、《孫臏兵法》、〈官一〉、訓詁學

*感謝二位匿名審查委員惠賜寶貴的審查意見，謹此誌謝。

**作者為中央警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壹、 前言

上個世紀的八零年代，大陸銀雀山出土了一批漢簡，其中發現有《孫子兵法》及其佚文、《孫臏兵法》二種等。[1]這是中國學術史上的大事。以往史學家對傳世的《孫子兵法》作者屢有爭執，有人以為是效力於吳國的孫武，有人則以為是為齊國奔走的孫臏。銀雀山漢簡兵法一出土，馬上就釐清了這個問題。

同時《孫臏兵法》中以史實應證兵法理論或藉由孫臏之口說明兵法哲學的記載，也協助認定了部分歷史和重大戰役的真實性：譬如其中的〈擒龐涓〉確認了桂陵之戰；〈見威王〉及〈威王問〉則詳盡交待了孫臏與齊威王、大將軍田忌之間的關係。

由於兵法不止應用於戰爭，也能付諸生活的各個方面，因此銀雀山漢簡兵法一出版，馬上吸引了很多學者的注意和投入研究。可惜的是，由於神州大陸愈來愈重視科學考古發掘和海外古文物的回購，大批的重要文物及文獻不斷地面世、相關材料不斷地出版，這轉移掉很大部分學者對這批漢簡兵法的研究力氣。加以漢簡採漢隸寫成，在釋讀上並不會有很多困難及歧義，因此，關注漢簡兵法的人慢慢地也就減少了。

不討論並不代表材料沒有問題；關注漢簡的人少了，問題依舊存在。今筆者撰寫小文，討論《孫臏兵法．官一》幾個未解決的問題與時哲的待商榷意見，希望能藉此重新喚起學界對漢簡兵法的注意。

貳、 《孫臏兵法．官一》中的幾個問題討論

坊間對《孫臏兵法》進行譯注或全篇解釋的專書很多，最早的是 1975 年由

[1]山東省博物館臨沂文物組〈山東臨沂西漢墓發現《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等竹簡的簡報〉，《文物》1974 年 2 期，頁 15-26。

銀雀山漢簡整理小組整理、委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普及本及線裝本；稍後 1985 年文物出版社又出版精裝本《銀雀山漢墓竹簡》，其中第一輯即收錄《孫臏兵法》。其他流傳頗廣、內容詳實的相關譯著專書還有：

1975 年，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瀋陽部隊《《孫臏兵法》註釋》。

1984 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的張震澤《《孫臏兵法》校理》。

1985 年，山東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李傳明《孫龐鬬智演義·附《《孫臏兵法》註釋》。

1986 年，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鄧澤宗《《孫臏兵法》注譯》。

1993 年，大陸國防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鄭杰文《《孫臏兵法》暨馬陵之戰研究》。

2002 年，齊魯書社出版的李興斌、邵斌《《孫臏兵法》新譯》。

2002 年，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陳宇《《孫臏兵法》破解》。

2002 年，軍事科學出版社出版的楊玲《《孫臏兵法》解讀》。

2006 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的駢宇騫、王建寧、牟虹《孫子兵法·孫臏兵法》。

2010 年，太白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參壹《六韜、孫臏兵法》。

本文在討論的過程中，若有所引，則以最早提出該說法的某人某書為代表；另為方便討論起見，僅先整理〈官一〉全文如下，復再逐一說明拙見。

〈官一〉四○三背

孫子曰：「凡處卒利陣體甲兵者，立官則以身宜，踐令以采章，乘旝以倫物，序行以四○三正□[illegible]，制卒以州閭，授政以鄉曲，辨疑以旌輿，申令以金鼓，齊兵以從迹，庵（揜）結以人四○四雄（肱）。

〔鄒按：以上講的是整軍備戰與軍隊訓練之事〕

還（蹮）軍以索陳（陣），茭肆以囚逆，陳師以危[illegible]，射戰以雲陳（陣），圉（御）裏以羸渭，取喙以闔四○五燧（隧），即敗以包[illegible]，奔救以皮傅（附），燥（譟）戰以錯行。用重以正（征）聚，用輕以正（征）散，攻𨻶用行城四○六，平地而陣用方。迎陵而陳（陣）用封，險地而陣用圜，交易武退用兵，[illegible]陳臨

用方四〇七翼，氾戰倿（接）厝用喙逢（鋒），囚險解谷以[illegible]遠，草駔（苴）沙（莎）茶以陽削（旓），戰勝而陳（陣）以奮國。而四〇八……為畏以山胠，秦怫（蓁茀）以委施（逶迤），便罷以鴈（雁）行，險厄以雜管，還退以蓬（鋒）錯，繞山林以曲次。襲四〇九國邑以水則辯（辨），夜退以明簡，夜敬（警）以傳節，厝（錯）入內寇以棺（材）士，遇短兵以必（柲）輿，火輸積四一〇以車，陳（陣）刃以錐行。

〔鄒按：以上講的是具體應敵陣法〕

陳（陣）少卒以合=雜=（合雜，合雜）所以圉（御）裹也。脩行連削（旓），所以結陳（陣）也。雲折重雜四一一所權趮（躁）也。猋凡（飆風）振陳（陣），所以乘疑也。隱匿謀詐（詐），所以釣戰也。龍（隆）隋（墮）陳（陣）伏，所以山鬬也。四一二旌戟乖舉，所以厭（壓）津也。□□□卒，所以□□也。不意侍卒，所以昧戰也。遏溝□四一三陳，所以合少也。疏削（旓）明旗，所以疑適（敵）也。歎（飄）陳（陣）輊車，所以從遺也。椎（銳）下移師，所以備四一四強也。浮沮而翼，所以燧（隧）鬬也。禪祜（髫）甕（奔）避，所以莠躡（誘躡）也。澗（簡）練歎（剽）便，所以逆喙也。堅四一五陳（陣）敦□，所以攻萊（櫐）也。楑（揆）䜌（斷）藩薄，所以泫（眩）疑也。偽遺小亡，所以䐁（餌）敵也。重害，所以茭四一六□〔也〕。順明到聲，所以夜軍也。佰（百）奉（倍）離積，所以利勝也。剛者，圉（御）劫也。更者，所以過四一七[illegible]也。□者，所以圉（御）〔也〕。□〔者，所以〕□□〔也。序〕者，所以厭□也。胡退□入，所以解困也。四一八」

〔鄒按：以上講的是陣法所產生的實際效果〕

討論一：〈官一〉題解

關於〈官一〉篇的篇名，銀雀山漢簡的原整理者以為本篇篇首有「立官則以

身宜」之語，故即以「官」字爲篇題。篇後所附殘簡，文字均與本篇重複，可見此篇原有兩本。篇題「官」後加「一」字，可能表示此爲兩本中之第一種本子。篇後所附殘簡之篇題，疑當爲「官二」，因殘缺過甚，姑附於〈官一〉篇後。[2]瀋陽部隊以為官即事，這裡是依事而定號令、法規的意思。一，劃一，統一。官一，似指建立統一的法規。[3]張震澤引《孫子·計篇》：「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認為本篇題曰「官」，當即此六法之一之「官」。官，謂官能，猶《荀子·天論》：「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之官。人身有人身之官能，軍隊有軍隊之官能。疑「一」字仍當訓統一或一致，「官一」謂軍隊之官能應統一或一致也。[4]李傳明則以為官指軍事指揮官。一即一致。官一意指對指揮官一致的要求。本篇主要論述在各種複雜的情況下，指揮官應如何指揮作戰。[5]鄧澤宗將「官」解出另外一個意思——主宰，管轄。這裡指統帥指揮軍隊。篇中論述組建軍隊、指揮軍隊、佈陣、作戰等各種軍事行動和措施。[6]駢宇騫等人引《孫子兵法·計》篇「法者（法規）」裡「官道」一條，認為〈官一〉是在設官分職。[7]

最近有位年輕學者洪德榮，他對於〈官一〉裡頭的一些問題亦有所檢討。在篇名的部分，洪德榮以為：由目前出土文獻所見的簡冊來看，尚未見簡本抄寫者以序號為簡本編號的例子，所以「一」字應不如原整理者說以為，是一種序號。〈官一〉篇一開始提到要依個人的能力給予最適宜的職位，以發揮最好的職能；再考察全篇內容，〈官一〉先說軍事作戰時的制度、士兵、政事安排等作戰的基本理論，接著全篇包括作戰時的情勢和地形與陣式、對應策略的應用，都需要將帥設官分職，依個人最適宜的位置發揮能力，正與〈官一〉之「官」的意義相合。而「一」則指「一致」、「齊一」，將帥設官分職，「齊一」發揮能力，就是作

[2]銀雀山漢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普及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 年），頁 69-70。
[3]瀋陽部隊《《孫臏兵法》註釋》（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75 年），頁 85。
[4]張震澤《《孫臏兵法》校理》（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頁 101、102。
[5]李傳明《孫龐鬪智演義·附《《孫臏兵法》註釋》（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85 年），頁 181-182。
[6]鄧澤宗《《孫臏兵法》注譯》（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 年），頁 50。
[7]駢宇騫、王建寧、牟虹《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189。

戰時抗敵獲勝的重要關鍵，至為要緊，故此精神於《孫臏兵法》中單獨成篇，名為〈官一〉。[8]

鄒案：大部分學者都從兵學的角度來理解篇名中的「一」字，以為其與指揮要「統一」、「齊一」有關；洪德榮另外舉出土文獻篇章命名的情況，以為未見以序號命名的例子，因而反對〈官一〉之「一」是一種篇序說明。

然傳世文獻中，如〔漢〕劉向《新序》中篇名見有〈雜事一〉至〈雜事五〉，顯見以數字為篇序，並非不可能。又傳世《墨子》書中有多篇如〈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非儒〉，一篇分為上、中、下，各篇文義內容大同小異，疑不同弟子傳錄，後來整理合一。

據此以視〈官一〉篇後所附殘簡，其內容多與〈官一〉重複，情況正與《墨子》相近。因此筆者以為原整理者的看法應無大誤：「官一」之「一」應指內容相似之該篇兵法首篇，〈官一〉後附殘簡或為〈官二〉。

討論二：第 404~405 簡「庵（揜）結以人雄（肱）」

「庵結」，張震澤以為從「奄」得聲之字多有「揜」、「同」義，「結」指「結隊」，而「雄」字讀「肱」，全句指的是隊伍集結時要看著鄰兵的手臂對齊。[9]不過之後的譯注常見將「掩結」解釋作「掩護」。[10]洪德榮則提出新說，他認為「庵」讀「掩」，除常見的「掩護」之意，亦有「襲擊」、「偷襲」之意，用例見《史記・彭越傳》：「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11]

鄒按：觀本句前一句有「齊兵以從迹」——要求隊伍行進要對齊腳步——的說明，則後一句「庵結以人雄」或許指的也是一種使軍隊隊形變化一致的訓練方式。訓練軍隊必使其能行動一致；「能行動一致」是戰士上戰場前所必須具備的

[8]洪德榮〈《銀雀山漢墓竹簡〔壹〕• 孫臏兵法・官一》簡文校讀〉，《第廿四屆中國文字學會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嘉義：中正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字學會，2013 年 5 月 3-4 日），頁 88-90。
[9]張震澤《《孫臏兵法》校理》（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頁 105。
[10]如李興斌、邵斌《《孫臏兵法》新譯》（濟南：齊魯書社，2002 年），頁 45。
[11]洪德榮〈《銀雀山漢墓竹簡〔壹〕• 孫臏兵法・官一》簡文校讀〉，《第廿四屆中國文字學會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嘉義：中正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字學會，2013 年 5 月 3-4 日），頁 86 註 4。

基本軍事素養。

《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記載孫武訓練吳國宮中美女，使其模擬戰士，藉以向吳王證明自己具有帶兵作戰的能力：

> ……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婦人復大笑。孫子大怒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欲斬左右隊長。吳王時方台上飲，觀見武欲斬愛姬，大駭，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武對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於是再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有敢出聲者。

孫武的訓練以齊一美女行動為基準，不從者殺。以此視本簡「齊兵以從迹」（要求隊伍行進要對齊腳步）之後應該如張震澤所言的「揜結以人肱」（隊伍集結要以手臂抓彼此距離）才對。

討論三：第 406 簡「燥（譟）戰以錯行」

張震澤疑「燥」是「噪」字。「噪」亦作「譟」。此即所謂「譟戰」。「錯行」，行伍錯雜。譟戰而不依行列，則聲亂而宏，可張軍威。[12]洪德榮以為依字形應從原整理者釋「燥」，「燥戰」即「譟戰」，指軍隊喧嘩、喧擾，如「罵戰」一類的作戰策略。至於「錯行」，在簡文中應指隊伍間相互發聲行動，用以持續製造鼓譟、喧囂之聲，以達相當程度的聲勢以達到「譟戰」的成效。因此洪德榮以為張震澤說的「不依行列」，似和製造鼓譟、喧囂之聲關係並不密切。[13]

[12]張震澤《《孫臏兵法》校理》（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頁 108。
[13]洪德榮〈《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孫臏兵法‧官一》簡文校讀〉，《第廿四屆中國文字學會國際

鄒案：時哲將簡文的「燥戰」讀成「譟（噪）戰」是正確的，它是常見的利用噪音以壯聲勢的陣法。近世兵法總成──〔明〕劉基所撰的《百戰奇略》也列有一與「譟戰」相當的「聲戰」一章：「凡戰，所謂聲者，張虛聲也。聲東而擊西，聲彼而擊此，使敵人不知其所備，則我所攻者，乃敵人所不守也。法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14]

不過譟戰令兵、車交錯，並非如洪德榮所言，讓隊伍相互發聲行動。[15]譟戰之所以要讓兵、車錯行，那是因為兵、車交錯，本身就能製造喧囂聲響，像是戰士身上裝備在奔跑的情況下將會碰撞出聲，而戰車行進時，車上零件搖動也會產生噪音。所以洪德榮認為「不依行列」與製造聲響無涉，此一說法待商。另外譟戰之使用要在壯大我軍聲勢，使敵人不明我方實力；兵、車交錯，揚塵行進，也能使得敵人無法清算我方兵力。所以「錯行」以揚塵，干擾敵人的視線，就「譟戰」而言也是必要的。古代戰事如城濮之戰，晉軍在秦、齊軍聲援下配置為上、中、下三軍；楚軍以陳、蔡軍為右軍，申、息兩軍為左軍，主力精銳為中軍。晉統帥先軫下令首先擊潰較弱的楚右軍；並讓晉上軍佯退，於陣後拖柴揚塵，製造後軍已退的假象，成功引誘楚左軍進擊，就是一個利用揚塵讓敵方無法摸清我軍戰力的實例。[16]

討論四、第 412 簡「龍（隆）隋（墮）陣伏，所以山鬭也」

「龍隋」，張震澤認為它是「形容軍隊披靡不振作之狀」。[17]劉小文認為「龍隋」當指某種與作戰有關的地形，「龍」通「隆」，高起之處。「隋」，中間高周圍低之地；「龍隋」當指四周低矮、相對突出的高地。[18]洪德榮進一步指出「龍隋」

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嘉義：中正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字學會，2013 年 5 月 3-4 日），頁 91。

[14]李天道編著《劉伯溫兵法》（臺北縣：典藏閣，2002 年），頁 262-264。劉基此書為中國傳統兵法精華之總集，故本文皆引此傳世兵書以與《孫臏兵法》相證。

[15]未知洪德榮所指是否為友軍彼此呼應之意。

[16]事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17]張震澤《《孫臏兵法》校理》（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頁 116。

[18]劉小文《銀雀山漢墓竹簡（壹）軍事用語研究》（成都：四川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 年 3 月），頁 12。

應指作戰時的地形——「龍」應讀為「隆」，有高起之意；「隋」指山狹而長，「隆隋」意指高起之地與狹長的山地（地勢），適於埋伏佈陣以攻敵。[19]

鄒案：張震澤的解釋與「山鬬」無關，茲不論；劉、洪二人的理解方向正確，但應該還可以再精確一點。筆者以為「隆」與「隋」不必分開理解成二種地形。就此二字所指涉的地形——高起之處及山狹而長之處——來看，筆者以為「隆隋」可能指的就是山的山稜線。

「山稜線」，教育部「重修《國語辭典》修訂本」解釋：「物體兩面相交所形成的線。最常使用在地形學上，即山的最高點連接成的線稱為『稜線』。」[20]《會走路的山》：「山與山連峰間的高峻頂點連成的線就稱為山稜線。」[21]謹附鶯歌光明山稜線圖以供參考[22]：



〈官一〉此段係指山戰伏兵必須布陣在山稜線之後。山稜線是敵軍向山視力之盡頭，山鬬伏兵於此，敵軍確實難以發現，如此也才能發揮山鬬伏兵的奇襲效果。同時，藉由地利由高向低發動攻擊時，敵方亦難以對抗衝殺下來的我軍。

[19]洪德榮〈《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孫臏兵法‧官一》簡文校讀〉，《第廿四屆中國文字學會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嘉義：中正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字學會，2013 年 5 月 3-4 日），頁 92。
[20]教育部「重修《國語辭典》修訂本」，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newDict/dict.sh?cond=%B8W%BDu&pieceLen=50&fld=1&cat=&ukey=749520750&op=&imgFont=1。
[21]林瑋《會走路的山》，臺北：康軒出版公司，2011 年。
[22]詳見 GOOGLE 網路地圖。

〔明〕劉基《百戰奇略》亦立有「山戰」一章可參：「凡與敵戰，或居山林，或在平陸，須居高阜，恃於形勢，順於擊刺，便於奔衝，以戰則勝。法曰：『山陵之戰，不仰其高。』」[23]

討論五、第 414-415 簡「椎下移師，所以備強也」

「椎下」，張震澤讀為「摧下」，指既已摧下敵人。[24]嚴國慶引《說文》：「椎，擊也。」認為「椎下」即「擊退敵人」。[25]劉小文言「椎」讀「摧」，「摧」又有「退」意，「椎下」實即同義成詞，應釋作「後退」、「撤退」。[26]洪德榮以為「下」不是其他學者認為的「擊退」，「下」指低地，地勢較低之處，兵家忌處於「下」，如《孫子兵法・行軍》：「凡軍好高而惡下」，「椎下」即攻擊處於低地的敵人。全句言攻擊處於低地的敵人之後，要轉移部隊，以備強敵。[27]

鄒案：「椎下移師」究竟何解，應該把它放到上下文裡頭去判斷。本段原作：「疏旝明旗，所以疑敵也。飄陣䡲車，所以從遺也。椎下移師，所以備強也。」戰爭之中，之所以要疏旝明旗，是因為我方實力比不上敵方，所以要廣樹旗幟以使敵疑。〔明〕劉基《百戰奇略》「虛戰」一章有所說明，可以參考：「凡與敵戰，若我勢虛，當偽示以實形，使敵莫能測其虛實所在，必不敢輕與我戰，則我可以全師保軍。法曰：『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28]

次「飄陣䡲車」一句，《孫臏兵法・威王問》有「飄風之陣」，可能與之有關。〈威王問〉：「飄風之陣，所以回□□□也」。次句解釋陣法之用，除「回」字之外全殘。然參考《詩經・大雅・卷阿》：「有卷者阿，飄風自南」毛傳：「飄風，迴風也」及《詩經・小雅・何人斯》：「彼何人斯，其為飄風」毛傳：「飄風，暴

[23]李天道編著《劉伯溫兵法》（臺北縣：典藏閣，2002 年），頁 134-137。
[24]張震澤《《孫臏兵法》校理》（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頁 117-118。
[25]嚴國慶〈〈孫臏兵法〉拾箋〉，《徐州師範學院學報》1990 年 3 期，頁 105。
[26]劉小文《銀雀山漢墓竹簡（壹）軍事用語研究》（成都：四川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 年 3 月），頁 270-271。
[27]洪德榮〈《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孫臏兵法・官一》簡文校讀〉，《第廿四屆中國文字學會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嘉義：中正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字學會，2013 年 5 月 3-4 日），頁 88 註 22。
[28]李天道編著《劉伯溫兵法》（臺北縣：典藏閣，2002 年），頁 160-162。

起之風」,「飄風」意指迴旋驟起、狂暴遽停的旋風[29]，那麼「飄風」應表此陣能使部隊迅速消散，它合該是撤退時所運用的陣法。復觀「飄陣䡊車」後一句「所以從遺」,「遺」有殘留的意思[30]，可能指的是主力撤退時留下來斷後的遺兵；因為是留下來斷後的遺兵，所以必須使用「飄陣」來阻卻敵人的追擊。

順其文理，在「疏旝明旗」與「飄陣䡊車」這二種陣法之後的「椎下移師，所以備強」，它指的應是我方實力不足時要保存實力，以抗強敵。所以「椎下」依字面原意來理解便可：「椎」是武器，於此泛指敵人的武力；「椎下移師」指的即是在敵人強大武力威脅下要先移師保存實力。〔明〕劉基《百戰奇略》中的「避戰」及「退戰」亦提到類似的觀念：「凡戰，若敵強我弱，敵初來氣銳，且當避之，伺其疲敝而擊之，則勝。法曰：『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凡與敵戰，若敵眾我寡，地形不利，力不可爭，當急退以避之，可以全軍。法曰：『知難而退』」。[31]

由是以觀前述嚴國慶主張，知其為非；而劉小文的說法也並非說不通，只是若將「椎下」讀作「撤下」，那麼「撤下」和「移師」在此意思相當，略嫌畫蛇添足；至於洪德榮以為「椎下移師」為攻擊處低下之敵後再移師，亦是費解：因為若能攻擊低下之敵，表示我軍處於制高點，擁有地利，應該不用移師才是。[32]

討論六、第 415 簡「禪祏（髺）奔避，所以誘躎也」

「禪祏」，銀雀山漢簡原整理者讀爲「嘽緩」。「禪」、「嘽」並從「單」得聲，「祏」、「緩」古音相近。「嘽緩」又作「闡緩」、「嘽咺」，乃徐緩之意。[33]張震澤釋「禪」即單衣，並引《說文》：「禪，衣不重也。」「祏」，當是括髮之括，涉上誤從衣也，字亦作「髺」。「禪括」即單衣光頭，是不甲不冑、

[29]〈威王問〉本簡僅存之「回」字或可讀同毛傳之「迴」。
[30]〔漢〕晁錯〈論貴粟疏〉:「地有遺利」。
[31]李天道編著《劉伯溫兵法》(臺北縣：典藏閣，2002 年)，頁 258-259、頁 209-210。
[32]兵書形容勢同破竹之敵軍常以「銳」字。按「銳」字上古韻屬祭部，所從「兌」聲符為舌頭音；「椎」字上古屬脂部，與「銳」韻為旁轉，所從「隹」聲符又有舌頭音（如從「隹」得聲之「堆」字)，因此〈官一〉「椎」字或可讀作「銳」，文意更明。
[33]銀雀山漢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普及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 年)，頁 70-71。

隨隨便便的裝束。[34]洪德榮引《說文》：「禪，衣不重也。」，以為其即無襯裏的衣裳。「袥」從「舌」得聲，「舌」（船母月部）與「埶」（泥母月部）聲近韻同可通，《說文》有「紶」字，其字條下引《論語‧鄉黨》：「褻裘長」作「紶衣長」，故「褻」、「紶」可通，則「袥」、「褻」應可通，「褻」意為「私服」，即貼身的衣服。「禪袥奔避，所以誘攝也」即沒有嚴格裝束及披甲帶胄，隨意穿著，展露奔逃走避之姿，以誘使敵人追擊。[35]

鄒案：若依洪說，將「袥」讀為「褻」，表內衣，則簡文文義必須朝以下二個方向來理解：

其一、「叫戰士們將內、外衣（禪）都穿好後佯裝逃命。」

其二、「叫戰士們或著內衣、或著外衣來佯裝逃命。」

視第一種理解，戰士們已都將內、外衣穿妥，便顯示不出遭人偷襲時的慌張，也就很難誘使敵人夜襲。視第二種理解亦不合情理，因天氣或冷或熱，夜間休息之戰士因以或打赤膊、或著褻衣；佯裝遭到夜襲時，應該或多著外衣、或多著內衣，如要偽裝如「禪、褻」各半，反倒露出馬腳。故筆者以為還是張震澤對此段的解釋——戰士僅披衣括髮而未著甲胄——較為合宜。

參、 餘說

《漢書‧藝文志》曾記載孫臏的兵書，名曰《齊孫子》，此書大約在東漢未年至魏晉時期就失傳。[36]因而引用《孫臏兵法》文句而見世之書多在先秦，如《韓非子》、《呂氏春秋》等。曹操注《孫子兵法》也只在〈九地篇〉「陷之死地而後生」句下注：「孫臏曰：『兵恐不投之死也』」一句，推測曹操也未曾見到《孫臏兵法》全書。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重出於世，「對研究齊國的軍事歷史，春

[34]張震澤《《孫臏兵法》校理》（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頁 118-119。
[35]洪德榮〈《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孫臏兵法‧官一》簡文校讀〉，《第廿四屆中國文字學會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嘉義：中正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字學會，2013 年 5 月 3-4 日），頁 93-94。
[36]王曉雪〈《孫臏兵法》的流傳、失傳及研究價值初探〉，《管子學刊》2008 年 3 期，頁 86-91。

秋到戰國時代的戰略、戰術和武器的發展變化都有重要意義」。[37]其以「謀劃」換居空間的戰爭指導思想、以「造勢」為核心的戰役理論體系、以「延氣」為目標的治軍理論、「貴人與強兵」並舉的軍隊建設[38]，對今日戰爭及當代國防建設都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本文在前人的基礎之上，對《孫臏兵法·官一》一些問題進行重複的確認：或是補證了前人的意見，或是提出自己的看法。僅僅〈官一〉就還留有如此多的地方仍待進一步研究，遑論整批漢簡兵法了。於茲，希望藉由小文的發表，可以引起更多有志於此的學者對這批兵法資料的重新關注和深入討論。

另外有鑑於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內容，因原始竹簡殘去，譯釋後仍留下很多空白。筆者以為這些殘去之字，尚可以用「理校法」——視上下文及本句的章法文理加以校補——來進行補字。故就〈官一〉殘字，筆者進行了一部分理校補字，心得如下：

心得一：第 404 簡「平地而陣用方。迎陵而陣用封，險地而陣用圜」

鄒案：本段首句少去三字。但從「方」字字面意義和句式結構相似的同段第二句來推論，疑本段首句所提到的陣法是「方陣」。「方陣」亦見《孫臏兵法·十陣》：「方陣之法，必薄中厚方，居陣在後。」

歷代對方陣做出最具體說明的是〔宋〕曾公亮、丁度《武經總要·卷八·古陣法敘》：

> 凡每八百人，為一小方陣。陣周圍十二隊五十人，中間二百人，並騎射、長槍、短兵等伏在陣中，隨便沖擊。其白雲、青蛇、大赤、大黑既礙掩尾趁退，每陣加騎長槍一百人。凡都計馬步軍，共萬八百人，成一大陣。其中三千人，是騎射長槍馬軍。除中黃、大黑、大赤、白雲、青蛇之外，餘

[37]吳九龍〈銀雀山漢簡兵書的意義及影響〉，《濱州學院學報》21 卷 5 期，2005 年 10 月，頁 81。
[38]陳相靈〈《孫臏兵法》的理論貢獻及現實意義〉，《濱州學院學報》26 卷 1 期，2010 年 2 月，頁 7-11。

> 八陣，每陣抽騎射弓弩一百人，共八百人，充遊突軍挑戰，亂兵引敵。如兵少，即於隊中減人；兵多，即於隊中加數。必要存其陣隊，止即為營，動即為陣。逢賊告急，鼓聲一發，陣即立成，更不在勞煩指布。此則應變之法，出入如神，攻取皆勝，所向無敵。其小陣皆有四頭，每頭配勇將一人，用戰鼓一面，中兵立一大旗號，凡每面如有賊來攻擊，即諸陣相救。欲救南陣，即南面鼓動，八百人一時順日向南轉戰，東、西、北同此。只轉步人，騎兵不移。每陣相去廣狹一百步，狀如街陌。設詐挑戰，引之令入，即背他陣，突出弓弩騎射長槍，左右夾擊，前抄其胸，後掩其尾，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古馬奇頓戰陣亦有方陣，它指的是外圍兵士持防衛的盾，內在兵士持攻擊的長兵器的一種方形隊形。[39]

據前引東、西方兵法資料以視《孫臏兵法・十陣》中對方陣的說明：「薄中厚方」—在方陣中央的戰士配備較為輕便，在方陣外圍的戰士則需有重裝備——以提高敵人直接攻擊的耐受力，兩者是相符的。

西方的這種方陣，因需要空間展開，所以多用在寬闊的平原地；又〈官一〉本段第二句提到面對丘陵應採用的陣式，藉此筆者推敲前一句應是在說明面對非丘陵地——平地所應採取的陣式。根據這樣的文理和第二句句式結構，筆者將本段第一句補成「平地而陣用方」。

方陣在中國歷史中的各大戰爭裡十分常見，《國語・吳語》:「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為萬人以為方陳」、《晉書・石季龍載記下》:「恪乃以鐵鎖連馬，簡善射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方陣而前」、舊題〔唐〕李靖《李衛公問對》卷上:「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為八行，方陳之法即此圖也」等記載可參。

至於本段第三句在說明「險□」所需使用的「圜陣」。筆者以為「圜陣」即「圓陣」，《楚辭・離騷》:「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朱熹集注:「圜，

[39]〈馬奇頓方陣〉，「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5%85%B6%E9%A1%BF%E6%96%B9%E9%98%B5。

一作『圓』。」「圓陣」亦見《孫臏兵法・十陣》，但具體內容因〈十陣〉簡文殘去而不詳。幸而後世兵書《宋史・兵志九》對「圓陣」有所補述：「蓋陣以圓為體，方陣者內圓外方，圓陣即內外俱圓矣。」由是可知圓陣是由戰士排成許多同心圓而組成的陣法。

何時使用「圓陣」？《武經總要・卷八・古陣法敘》:「四方高利圓，圓利守」——四方地勢高時要用有利於守勢的圓陣。《北齊書・卷三十九・列傳第三十一》記有一使用「圓陣」的「韓陵之戰」。韓陵之戰發生在北魏普泰二年三月，當時爾朱兆、爾朱天光、爾朱度律、爾朱仲遠等合軍廿萬進攻駐軍鄴的高歡。高歡乃命封隆之留守鄴城，以不足三萬兵力出城到紫陌，高歡採以逸待勞戰略，命令部隊在韓陵山布成圓陣，使將士以必死之心奮戰。因百姓對爾朱陣營早有不滿，此役高歡軍一方用堅守的消耗戰術，順利的重創爾朱一方。

本段第三句首字「險」，指的是要隘。《左傳・襄公十八年》:「夙沙衛 曰:『不能戰，莫如守險。』」視此則知本陣是用在固守險地的一種消耗敵力實力的陣式，與上引《北齊書》戰事相符。如是，依文意及本段第二句句式結果，筆者將本段第三句補成「險地而陣用圜」。

心得二：第 406 簡「用重以征聚，用輕以征散」

鄒案：本段後一句文義為：敵方如成「散」——散兵，四散逃亡的敵軍，我軍得快速的派出裝備輕便的戰士加以趁勝追擊。筆者私揣前句文義應該或與後句相對，其殘文當可補成「用重以征聚」,「聚」即集眾,《左傳・成公十三年》:「我是以有輔氏之聚。」杜預注:「聚，眾也。」此句意指用重兵攻打敵人正在聚集起來的部隊（迎頭痛擊以發揮趁其不備的效果)。如此補字，則〈官一〉此二句便和《孫子兵法》中的:「併力料敵」(出自《孫子兵法・行軍》，意指集中我方各部兵力，再以優勢兵力輕取敵軍）和「我專而敵分」(出自《孫子兵法・虛實》，意指我方以集中的優勢兵力打擊已被離散的敵軍）二種相對觀念可相呼應。

心得三：第 413 簡「旌戟乖舉，所以壓津也」

鄒案：本段之前的四一二簡簡文提到山戰，本段次句又有一「津」字，故筆者私揣本段應該在文義上與前句相對（山－水），可能是說明水戰或與水有關的陣法。〔明〕劉基《百戰奇略》立有「水戰」一章：「凡與敵戰，或岸邊為陣，或水上泊舟，皆謂之水戰。若近水為戰，須去水稍遠，一則誘敵使渡，一則示敵無疑。我欲必戰，勿近水迎敵，恐其不得渡。我欲不戰，則拒水阻之，使敵不能濟。若敵率兵渡水來戰，可於水邊伺其半濟而擊之，則利。法曰：『涉水半渡可擊。』」[40]

以劉基對「水戰」的重點說明以視本段第二句，「壓津」當指要在渡河津口將敵方加以有效壓制；那麼前一句講的應是我方要低調埋伏，使敵軍大意渡水過半後再加以狙擊。「乖」意指背離、違背，《易經・序卦》：「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舉」就是不舉起。那麼為使敵人失去戒心而冒險渡水，簡文所缺、我方戰士所不能舉起的應該就是「旌戟」——旗幟及武器——一類的器具。故筆者將本段補成「旌戟乖舉，所以壓津也」。

以上幾點心得，野人獻曝，尚祈海外鴻儒碩彥不吝賜教是幸。

肆、參考書目

一、專書

1. 李天道編著《劉伯溫兵法》，臺北縣：典藏閣，2002 年。
2. 李傳明《孫龐鬬智演義・附《《孫臏兵法》註釋》，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85 年。
3. 李興斌、邵斌《《孫臏兵法》新譯》，濟南：齊魯書社，2002 年。
4. 林瑋《會走路的山》，臺北：康軒出版公司，2011 年。
5. 參壹《六韜、孫臏兵法》西安：太白文藝出版社，2010 年
6. 張震澤《《孫臏兵法》校理》，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7. 陳宇《《孫臏兵法》破解》，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2 年。
8. 楊玲《《孫臏兵法》解讀》，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2 年。

[40]李天道編著《劉伯溫兵法》（臺北縣：典藏閣，2002 年），頁 221-223。

9. 銀雀山漢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普及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 年。
10. 鄭杰文《《孫臏兵法》暨馬陵之戰研究》，北京：（大陸）國防大學出版社，1993 年。
11. 鄧澤宗《《孫臏兵法》注譯》，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 年。
12. 駢宇騫、王建寧、牟虹《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13. 瀋陽部隊《《孫臏兵法》註釋》，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75 年。

二、期刊或會議論文

1. 山東省博物館臨沂文物組〈山東臨沂西漢墓發現《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等竹簡的簡報〉，《文物》1974 年 2 期。
2. 王曉雪〈《孫臏兵法》的流傳、失傳及研究價值初探〉，《管子學刊》2008 年 3 期。
3. 吳九龍〈銀雀山漢簡兵書的意義及影響〉，《濱州學院學報》21 卷 5 期，2005 年 10 月。
4. 洪德榮〈《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孫臏兵法·官一》簡文校讀〉，《第廿四屆中國文字學會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嘉義：中正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字學會，2013 年 5 月 3-4 日。
5. 陳相靈〈《孫臏兵法》的理論貢獻及現實意義〉，《濱州學院學報》26 卷 1 期，2010 年 2 月。
6. 嚴國慶〈〈孫臏兵法〉拾箋〉，《徐州師範學院學報》1990 年 3 期。

三、學位論文

1. 劉小文《銀雀山漢墓竹簡（壹）軍事用語研究》，成都：四川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 年 3 月。

四、網路資料

1.教育部「重修《國語辭典》修訂本」，http://dict.revised.moe.edu.tw/。
2.〈馬奇頓方陣〉，「維基百科」，zh.wikipedia.org/zh-tw/Wikipedia。